

# 卷十下

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漢 趙岐 注, 宋 孫奭 疏  
 卷 卷十下  
 內容分類 經 四書 孟子 宋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 393200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

之魏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梁

王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

衛靈公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39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No. 3038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萬章章句下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

際接也問交接道當執何

心為可也孟子曰恭也

當執恭敬為心曰卻之卻

之為不恭何哉

萬章問卻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

何然也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

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孟子曰今尊者賜

已已問其所取此物寧以義乎得無不義乃後受之  
以是爲不恭故不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曰請無  
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  
辭無受不可乎三萬章曰請無正以不義之辭卻也  
心知其不義以他辭讓無受之不可邪曰其交也以  
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四孟子言其來交求  
已以道理其接待已有禮者若斯孔子受之矣蓋言  
其可受之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  
也以道其醜也以禮斯可受禦與五禦人以兵禦人

而奪之貨如是而以禮道來交接已斯可受乎曰不  
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  
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  
如之何其受之六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尚書篇名

周公戒成王康叔封越于者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  
然不知畏死者讞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  
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得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  
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醜也曰  
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

子受之敢問何說也

**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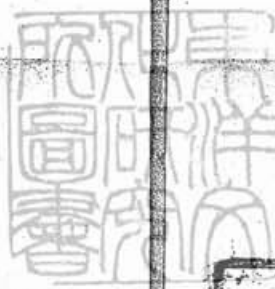
萬章曰今之諸侯賦稅於民

不由其道履畝強求猶禦人也欲善其禮以接君子  
君子欲受之何說也君子謂孟子也曰子以爲有王  
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  
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  
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  
而況受其賜乎

**註**

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爲後如有聖

人興作將比地盡誅今之諸侯乎將教之其不改者  
乃誅之乎言必教之誅其不改者也殷之衰亦猶周



之末武王不盡誅殷之諸侯滅國五十而已知後王  
者亦不盡誅也謂非其有而竊取之者爲盜充滿至  
甚也滿其類大過至者但義盡耳未爲盜也諸侯本  
當稅民之類者今大盡耳亦不可比於禦孔子隨魯  
人之獵較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  
所尚以爲吉祥孔子不違而從之所以小同於世也  
獵較尚猶可爲况受其賜而不可也曰然則孔子之  
仕也非事道與

**註**

萬章問孔子之仕非欲事行其道

與曰事道也

**註**

孟子曰孔子所仕者欲事行其道事

道矣獵較也

註

萬章曰孔子欲事道如何可獵較也

曰孔子先薄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正

註孟子

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改戾故以漸正之先為

簿書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即其舊禮取備於國中

不以西方珍食供其所簿正之器度珍食難常有乏

絕則為不敬故獵較以祭也曰奚不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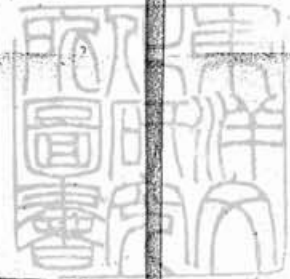
註萬章曰

孔子不得行道何為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

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註兆

始也孔子每仕常為之正本造始欲以次治之而不



見用占其事治而退足以行之矣而君不行也然

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孔子未嘗得竟事一國也三

年淹留而不去者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

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

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註行可冀可行

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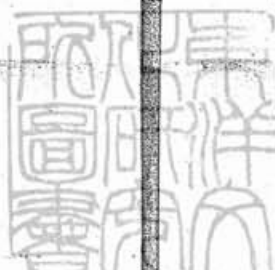
行道也際接也衛靈公接遇孔子以禮故見之也衛

孝公以國君養賢者之禮養孔子孔子故宿留以答

之也

疏

萬章問曰至公養之仕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忍逆距不



合則去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者也萬章問曰  
 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去之而不受是為不恭何  
 也孟子曰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至故弗  
 卻也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何然也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也孟子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物寧以義取之乎不以義取之乎乃方受之其所以  
 為不恭也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去之也謂宜受之故不可卻去也曰曰曰曰曰曰曰  
 至不義也請無以直言不義也然後辭之但物其  
 而不受故以此問孟子曰其交也以道其辭也不  
 可乎故以此問孟子曰其交也以道其辭也不  
 孔子受之矣孟子曰禮度此孔子受之矣孟子曰  
 其接待於已亦以禮度此孔子受之矣孟子曰  
 可以受禦與萬章又問曰假使今有人以兵禦人

國門之外者而奪得其貨物其來交已也以道禮交  
 之其餽賜已也亦以禮度如此誠可以受禦奪之物  
 與曰不可至如之何其受之孟子又答之曰以貨  
 受也且尚書康誥之篇有云殺於人而取于貨譬然  
 強暴為不畏死者雖凡之眾民無有不慙惡之也如  
 此者是其可待教而後誅殺之者也言即殺之更不  
 必待其所不辭也無它以其若殷受夏之天下周受  
 而受其天下也於今乃竊比聖王之迹而遂以殺  
 而受物於天下也於今乃竊比聖王之迹而遂以殺  
 之餽也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侯賦稅於民不以諸侯至敢問何也萬章又曰曰曰  
 其禮以交接之斯君子且受之敢問何也萬章又曰曰  
 為有王者作至而况受其賜乎孟子又謂萬章曰曰  
 今以爲後如有王者興作將比今之諸侯無道而盡  
 誅之乎其待教之非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必待教  
 不取者賦稅之類至大過者但義之盡耳亦未為盜  
 充取民賦稅之類至大過者但義之盡耳亦未為盜



者也故曰夫所謂非其有而取之者其意蓋謂今之充類  
至義之盡也然孟子必以此言者其意蓋謂今之充類  
侯雖取於民不以義然而受教之猶庶幾能省刑罰  
薄稅歛為善政也此固在所教而不誅今萬章乃曰  
誅者異矣然則萬章之不知與與之元惡不待教而  
今之諸侯猶禦也萬章之不知與與之元惡不待教而  
孟禽獸孔子亦田獵較奪其禽獸然而獵較而孔子  
猶尚以交而况受其賜而乃為不可也曰然則孔子之  
道禮也非事與萬章又問孟子言如此則孔子之  
仕也非事與萬章又問孟子言如此則孔子之  
為仕也非欲行其道也田獵較奪其禽獸也萬章又曰  
孔子既以欲行其道也田獵較奪其禽獸也萬章又曰  
先簿正祭器不以其道何事田獵較奪其禽獸也萬章又曰  
孔子所以祭器不以其道何事田獵較奪其禽獸也萬章又曰  
器變故先且即簿書而正宗廟之祭器所以獵較而供其  
器變故先且即簿書而正宗廟之祭器所以獵較而供其

不以其然而孔子必以獵較禽獸而供簿正祭器且  
人無珍食以萬章又問曰言孔子既於世不可卒  
暴更變以行其道何為而不去莫也曰為之且獵  
也至淹也者孟子道又答之曰孔子所以然假獵較為  
較者以其假為行道之始也非始也然假獵較為兆  
既足以行其矣而君乃不行之者孔子然假獵較為兆  
如此是以孔子歷聘未嘗有於一國得終三年淹留  
而孔子遂大行其道以輔佐其君雖留而弗去可也  
兆孔子有見行其至公養之也孟子又因而言也  
孔子有見行其至公養之也孟子又因而言也  
曾季桓子再仕受乃語曾君為周道游往觀終  
日怠於政事夫子路曰夫則吾猶可以行矣孔子曰  
郊如致膳乎大夫夫則吾猶可以行矣孔子曰  
不致膳於大夫夫則吾猶可以行矣孔子曰  
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凡此是孔子有見

行可之仕也以其見既行之後乃且嘆曰夫子罪我  
以羣婢故也孰謂非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乎於  
衛靈公是際可之仕也今按世家又云衛靈公聞孔  
子來喜郊迎問伐蒲之事後又問陳於孔子孔子曰  
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凡此是  
孔子有際可之仕也以其接遇孔子而孔子因言之  
此又孰謂非於衛靈公有際可之仕乎於衛孝公為  
公養之仕者史記諸家於衛國並無孝公所謂公養  
之仕但言以養賢之禮養孔子也今按史記紀孔子  
則亦衛靈公也據春秋年表云衛靈公即位三十八  
年孔子來魯之也案孔子世家云孔子適衛靈公  
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  
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孔子遂去衛是則孔子於衛  
靈公有公養之仕也如衛孝公則吾亦未能信以其  
無以按據故也以特推之則孔子於季桓子受女樂  
之時則靈公即位之二十七年也魯定公十二年也  
定公十三年是衛靈公即位之二十七年也魯定公十  
二年則即位之四十三三年衛靈公是年卒後之學宜

精究之○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封康叔○  
康叔作康誥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  
康叔字也云殺越人於是以貨幣不與死凡民罔弗  
云殺人顛越人於是取貨幣不與死凡民罔弗  
不畏死○諸侯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釋云越于也於  
也○滕文公之篇說焉○正義曰此蓋據經之文也  
已在滕文公之篇說焉○正義曰此蓋據經之文也  
至答之○正義曰左傳定公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  
嗣立杜預云季孫斯也云衛孝公養賢者之禮養孔  
子不知何據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  
有時乎為養○仕本為行道濟民也而有以居貧親  
老而仕者娶妻本為繼嗣也而有以親執釜竈不擇



妻而娶者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註為貧之仕

當讓高顯之位無求重祿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

宜乎抱關擊柝註辭尊富者安所宜乎宜居抱關擊

柝監門之職也柝門關之木也擊推之也或曰柝行

夜所擊木也傳曰魯擊柝聞於邾孔子嘗為委吏矣

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

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註孔子嘗以貧而祿仕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不

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

之芻牧者也牛羊茁壯肥好長大而已茁茁生長貌

也詩云彼茁者葭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稱職

而已立本朝大道當行不行為己之恥是以君子祿

仕者不處大位註孟子曰至恥也。正義曰此章言

聖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者志在

欲行其道以濟生民非為家貧乏財故為仕也然在

家貧親老而仕者亦有時而為貧也娶妻志在為繼

嗣以傳業非為其欲奉養其已故娶妻也然而有以

親執釜爨不擇妻而娶者是娶妻亦有時乎為養也

然以孟子於此乃言娶妻之謂者蓋妻亦臣之倫故

因言為仕而帶言之也所以於下又不復敘之而獨

繼之以為貧而言也言為貧者不苟貪但免朝不食



其尊而處卑重祿非所慕也故辭其富而處貧凡此者以其爵有尊卑祿有多寡故然也以其祿之少者則又以貧言之非所謂家貧之貧也此又知孟子立言之法也言辭尊而處卑辭富而居貧是安所而宜之乎言抱關擊柝者所以擊關門之木以警寇也以其禦之吏也擊柝者所以擊關門之木以警寇也以其是爵之卑祿之貧者也故曰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又引孔子而證之言孔子嘗以貧而祿仕但為委吏以掌倉廩又嘗為乘田之吏以掌苑囿主芻牧也為委吏則曰會計當料量多少斯已矣未嘗侵官犯分也為乘田之助吏則曰牛羊茁壯肥長斯已矣又未嘗侵官犯分也是皆但為稱職耳孟子於此遂因言之曰如位處卑而言在高位者是罪之極也如立乎人之朝而道不得行者君子之所恥辱也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又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皆此之謂也○傳曰魯擊柝聞於邾○正義曰已說在

孟子  
卷之九  
萬章

篇。孔子至道也。正義曰案孔子世家云孔子貧且賤嘗為委氏吏而料量平辨為司職吏而畜息蕃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是其事也云詩云被蓑者葭註云葭出也葭蘆也箋云言蘆之始出者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託寄也謂若寄公食祿

於所託之國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謂士位輕本非

諸侯敵體故不敢比失國諸侯得為寄公也**萬章曰**

**君餽之粟則受之乎**士窮而無祿君餽之粟則可

受之乎**曰受之**孟子曰受之也受之何義也**萬**

章曰受粟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氓民也

孟子曰君之於民固當周其窮乏况於士乎曰周之

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註萬章言士窮居周之則受

賜之則不受何也周者謂周急廩貧民之常料也賜

者謂禮賜橫加也曰不敢也註孟子曰士不敢受賜

曰敢問其不敢何也註萬章問何為不敢曰抱關擊

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

不恭也註孟子曰有職事者可食於上祿士不仕自

以不任職事而空受賜為不恭故不受也曰君餽之

受之不識可常繼乎註萬章曰君禮餽賢臣賢臣

受之不知可繼續而當中來致之乎將當輒更以君命

將之也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

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詣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

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養蓋有是臺無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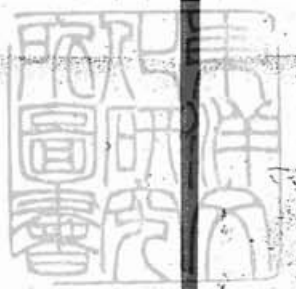
註孟子曰魯繆公時尊禮子思數問數餽鼎肉子思

以君命道故不悅也於卒者未後復來時也標麾也

麾使者出大門之外再拜叩頭不受曰今而後知君

以大馬畜養及子思名也責君之不優以不煩而但

數與之食物若養犬馬臺賤官主使令者傳曰僕臣



臺從是之後臺不持醜來繆公慍也慍恨也悅賢不

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孟子譏繆公之雖

欲有悅賢之意而不能舉用使行其道又不能優養

終竟之豈可謂能悅賢也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

何斯可謂養矣萬章問國君養賢之法也曰以君

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

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

養君子之道也將者行也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

拜受之其後倉廩之吏繼其粟將盡復送厨宰之人

日送其肉不復以君命者欲使賢者不答以敬所以

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者以為鼎肉使已數拜故

也僕僕煩猥貌謂其不得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

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

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

賢者也堯之於舜如是是王公尊賢之道也九男

以下已說於上篇上位尊帝位也萬章曰至尊賢

此章言知賢之道舉之為上養之為次不舉不養賢

惡肯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不

弘者也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萬章問孟子言

士之不寄公食祿於諸侯是如之何也孟子曰不敢





也至非禮也者孟子答之以為士之所以不託於諸侯者以其不取也如諸侯非是禮也以其諸侯不  
 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是禮也以其諸侯不  
 得繼世而託食祿於諸侯則所託之諸侯不  
 也諸侯則臣道也蓋為諸侯於諸侯有賓道焉士之  
 於諸侯則臣道也蓋為諸侯於諸侯有賓道焉士之  
 侯則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萬章又問  
 孟子曰受之既窮而無祿如國君餽賜之以粟則可受之  
 乎曰受之是何義也曰君之於臣也受之何義也萬章又  
 問受之是何義也曰君之於臣也受之何義也萬章又  
 云君之於民固當賜其窮乏也固周之孟子又答  
 賜之則不受何也萬章又問謂國君周之則受之也  
 君所賜則不受是如之何曰不取也孟子又以此問之  
 為是不敢也曰敢問其不取何也萬章又以此問之  
 曰抱關擊柝者至恭也孟子又以此問之  
 監門之吏者若空見賜於君者是以食於君也如士者  
 是無常職事若空見賜於君者是以食於君也如士者  
 受也以其受與不受特在義之而已曰君餽之則受

不識可常繼乎萬章又問以謂國君餽之以粟則  
 子思至可謂悅賢者乎孟子又答之言魯繆公尊於  
 子思數數問之而又不喜悅於平末後復來餽之時  
 如是之煩故憤而不喜悅於平末後復來餽之時  
 思乃麾使者出諸大門之外而北稽首再拜辭之而  
 不受曰至今而後乃知魯君以犬馬畜養其僕也  
 子思自稱其名也蓋自子思如是以辭之之後僕臣  
 從此不持餽來也孟子於此又因而譏繆公既能悅  
 其子思之賢而不能舉而用之又不能以祿養之可  
 謂為能悅賢者乎言不可謂養矣萬章又問君今欲  
 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萬章又問君今欲  
 養賢如之何孟子答之曰君命將之至王公  
 受之尊賢者也孟子答之曰君命將之至王公  
 人繼送其肉而不絕又非繆公以君命使賢者不  
 敬以是為優其養所以非繆公也如此是非所以養  
 拜而僕僕然也僕僕即煩猥貌也如此是非所以養

賢之道也且堯帝於舜也乃使九男事之二女女焉  
女者以女嫁人謂之女也又以百官牛羊倉廩備以  
養舜於畎畝則微之中後能舉用而加諸帝位如此  
則爲王公大人所以尊賢者也孟子引此適所以譏  
繆公不能舉用子思徒使馮肉有迫子思之煩猥也  
抑又所以救時之弊者焉○託寄也謂若寄公○  
正義曰案禮記大喪服云君之喪未斂  
爲寄公者是也註九男二女更不復說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問諸侯聘請而夫子

不見之於義何取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

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

諸侯禮也○在國謂都邑也民會於市故曰市井之

臣在野居之曰草莽之臣莽亦草也庶衆也庶衆之



人未得爲臣傳執也見君之質執維之屬也未爲臣

則不敢見之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

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庶人召使給役事則

往供役事君召之見不自往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

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孟子曰庶

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

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爲欲見而召之曰爲其多聞也

爲其賢也○萬章曰君以是欲見之也曰爲其多聞

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



欲見賢而召之也

孟子曰安有召師召賢之禮而

可往見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言也以德則子事我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小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  
魯繆公欲友子思子思不悅而稱曰古人曰見賢人當事之豈云友之邪孟子云子思所以不悅者豈不謂臣不可友君弟子不可友師也若子思之意亦不可



况乎可召之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

非其招不往也

已說於上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

註萬章問以招虞人當何用也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

以旂大夫以旌

註孟子曰招禮若是皮冠弁也旃通

帛也因章曰旃旂旌有鈐者旌注旄于首者以大夫

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

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註以貴者

之招招賤人賤人尚不敢往况以不賢人之招招賢



人乎不賢之招是不以禮者也欲見賢人而不以其

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

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欲人之入而閉其門何得

而入乎閉門如閉禮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若

子所履小人所視詩小雅大東之篇底平矢直視

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以喻虞

人能効君子守死善道也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

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俟待也孔子不待駕而應

君命也孔子為之非與曰孔子當任有官職而以其

官召之也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當仕

位有官職之事君以其官名召之豈得不顛倒詩云

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不謂賢者無位而君欲召見也

**疏**萬章曰至召之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志志

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者也萬章曰敢問不

見諸侯何義也萬章問孟子所以不見諸侯其義謂

何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至禮也孟子答之以謂

凡在都邑謂之市井之臣在郊野謂之草莽之臣然

終而言之皆謂之衆庶之人如衆庶之人未得傳質

為臣者故不敢就見於君也以其無禮也傳質者所

執其物以見君也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又諸侯世子執纁孤執玄附庸

之君執黃郕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是所以為費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庶人於君召之給後則庶

之何也萬章又問孟子曰庶人於君召之給後則庶



人往就其後事今君欲見召之乃不往者是如之何  
 也萬章見齊王召孟子孟子不往所以有是問之曰  
 往後義也往見不義也孟子答之曰庶人往應其後  
 是其義當往也以其庶人於君其法當為之後故也  
 往而見君者是不義也以其庶人非臣也哉孟子又  
 見君故也且君之欲見之也者何為也哉曰為其  
 此問萬章言且國君所欲見之者何為也哉曰為其  
 多聞也為其賢也萬章答之曰君之何為也哉曰為其  
 是為多聞又為其賢有德也曰為其多聞也者則雖  
 之也孟子又曰如賢有德也曰為其多聞也者則雖  
 不召其師而况諸侯可召而見之乎如是賢為有  
 德也則我未嘗聞知有欲見賢者而以召之也繆公  
 亟見子思至不往也孟子又引繆公而證之曰魯繆  
 公數見子思於子思乃曰古者千乘之國君以友其  
 何如子思遂溫而不喜曰古之人有言曰見賢人則  
 當事矣豈嘗推云友之乎然則子思所以不悅者其  
 豈不謂以位推之則子思是為君尊矣而我不悅者  
 何敢與君為之交友也以有德論之則子思我為子

之師也奚可以與我為友是則千乘之國君求賢者  
 與之為友而尚且不可得也而况諸侯於今可召賢  
 者而見之乎齊景公至不往也說於上篇矣此更不  
 云曰敢問招虞人何以萬章見孟子用何物而招之曰  
 人之事遂因問之曰招虞人當用何物而招之曰以  
 皮冠燕人而招之也庶人則以通帛招之士以旂大  
 以旌如以大夫之旌招虞人則以通帛招之士以旂  
 應其招也以其士之旌招虞人則以通帛招之士以  
 之哉而况以不賢之招而招賢人乎庶人豈敢往而  
 以禮之謂也欲見賢人而不以道至小人所視孟子  
 又言今之諸侯欲見賢人而不以道至小人所視孟子  
 其門而反閉其門也如此尚何可得而見之乎夫義  
 是若路也禮若門也惟君子之義路而閉其義之門  
 出入此禮也出門上今乃反塞其義路而閉其義之  
 君賢人何由而出哉此孟子亦即此謂今之諸侯欲  
 見賢人而乃欲召之則賢尚可得而見邪而小雅大  
 東之詩有云周道平直如砥之平箭之直也君子亦

孟子卷之七  
 五十五  
 何者是如之何

所常履行此平直之道而為小人所常視而則法之矣然以此證之者蓋謂賢人所矜式耳萬章曰孔子君命是所守以義而為衆人所矜式耳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萬章又問孟子以謂孔子常於君命召則不敢坐待駕而後行如此則孔子誠為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孟子又答之曰孔子所以不俟駕而行者以其當於為仕有官職而國君以其官而召之也豈得為非耶○注質執雉之屬○正義曰案士冠禮注云皮弁以白鹿為之象舊禮圖云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為之高尺二寸今虞人以皮弁者皮弁以田故也又案周禮司常職云交龍為旂通帛為旂折羽為旌鄭註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折羽皆五采繫之於旂旌之上所謂註蓋刺亂之詩也○譚國在東其大夫作是詩故云太東註云如砥貢財于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言君子皆法徇履而行之其如砥矢之平直小人又皆視

之其之無怨也○注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至豈可見也○正義曰謂云君命召不俟駕而行是時孔子為中都宰以其有官職也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此乃國風東方未明之章文也箋云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也云伊尹三聘而後就湯孟子云湯三使往聘之是其文也云沮溺耦耕接輿往按論語云長沮桀溺耦而耕鄭註云長沮桀溺隱者也邦廣五寸二耜為耦又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蓋楚狂接輿是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也昭王特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趙注引而證其解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

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

士注鄉一鄉之善者國一國之善者天下四海之內



各以大小來相交自為疇匹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為  
**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

為未足極其善道也尚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  
詩詩歌國近故曰頌頌讀其書者猶恐未知古人高下  
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為上在五帝之世  
為次在三王之世為下是為好上友之人也孟子

至尚  
友也。正義曰此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樂其崇  
茂者也孟子謂萬章曰至是尚友也孟子謂萬章言  
一鄉之中有其善者所友斯亦一鄉之善士皆也一  
國之中有善士所友者亦一國之善士者也天下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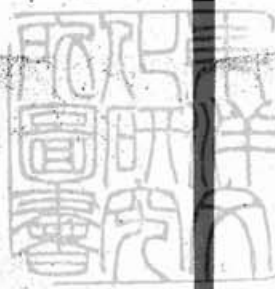
海之內有其善士者所友亦以天下之善士為也  
如友天下之善士者為未足以極其善道則又上論  
古之人而頌歌其詩看讀其書如此不知其如是之  
人所以友也乎然猶未知其人之可友也抑又當論  
其人所居之世如何耳能以此乃是尚友之道也孟  
子所以謂之以此者蓋欲教當時之人尚友也孔子  
云無友不如己者與其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亦其意與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問何卿也王

**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孟

子曰卿不同貴戚之卿謂內外親族也異姓之卿謂  
有德命為王卿也王曰請問貴戚之卿問貴戚之

卿如何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孟子曰貴戚之卿反覆諫君君不聽則欲易君之位

更立親戚之賢者王勃然變乎色王聞此言愠怒

而驚懼故勃然變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

以正對孟子曰王勿怪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其

正義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王意解顏色

定復問異姓之卿如之何也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

而不聽則去孟子言異姓之卿諫君反覆諫君而

君遂不聽之則去而之他國也齊宣至則去。正

齊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殃禍者也齊宣王問

是齊王問孟子為卿者如之何也孟子曰王何

之問孟子答之以謂王問何卿也王曰卿不同乎

異之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孟子又

有之曰卿不同也以其有貴戚之內外親族之卿有

有是如之何也王曰請問貴戚之卿宣王又問貴戚

乎色宣王聞此言遂廣而驚恐乃勃然變乎顏色曰

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又曰王

怪異我之言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又曰

王也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宣王見孟子此言

顯色遂解而心且安定故無驚恐然後又問其異

之卿是如之何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諫而不聽從之曰國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

子比干諫之而不聽一則雖為之見剖一則抱祭器

蓋亦本湯立賢無方故也宜孟子以是而告齊王

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下

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一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

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

能純徹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難言也

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 **論**正義曰此篇首

也故於萬章問孝之篇者以其為孝之道其本在性

亦宜乎此篇凡三十六章趙氏分之以成上下卷此

卷凡二十章而已一章言養性長義順夫自然殘木

